



难以忘却的爱

周荃

放飞的爱

春花满城，柳絮飘飞，泉城的五月有一种轻盈飘逸的美感。都说春风拂面的温柔如同母亲的怀抱，女儿则是妈妈冬天里的小棉袄。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我在卧室洗脸，忽然听见妈妈用一种极其温柔的声音，似乎在对我说：“我的小棉袄被人抱走啦。”我伸头望去，看到妈妈独自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电脑。平板电脑里“会说话的汤姆猫”有模有样地以一种酸溜溜的口吻重复道：“我的小棉袄被人抱走啦。”半晌，妈妈又说：“是被一个大男孩抢走啦。”电子猫咪继续酸酸地跟着絮叨。隔着昏黄的灯光，视线随着光影穿过走廊，望向独自坐于厅门的妈妈的背影，那一刻，我心中黯然。

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种送别的爱。就像老鹰照顾小鹰，就是希望孩子们有朝一日翅膀硬了，可以翱翔于蓝天。但那时，父母也老了，只能以目光相送。小时候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每次读到父亲蹒跚越过月台的片段，都会泪湿眼眶。每次分别，我都不敢回头望那一眼。若对方回头，双眸相对是怎样的依依惜别、恋恋不舍；若对方不回，那渐行渐远的萧索背影，如同淡淡的水墨氤氲在记忆里，却是人世间最感人的肢体语言，直击心底柔软的深处。之所以对“送别”的场景，有格外深刻的感触，也是因为学生时代在外读书，诸般送别经历甚多。朱自清先生的离别是在人来人往的火车月台。而我们这个年代的留学生，更多的泪水则挥洒在航班来往、飞机起落的航站楼，至今我经过北京国际机场的二号航站楼，看着周围来往的人们、大小件的行李和相送的亲

友，都会情不自禁的眼睛酸涩。

妈妈对我的爱，是放飞的爱。从小，她给我最好的人文教育，让我如古时的大家闺秀一般学习琴棋书画，且举手投足都应符合礼数，温文尔雅；同时，她又告诉我人当立鸿鹄之志，将目光放长远。当我在异国他乡完成学业时，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劝道：“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还不接回身边看着，彼此也有个照应。”她却坚持说：“看她自己，我不想把她拴住。她的外公外婆当年鼓励我们几个女儿读书考学，从山村考到城市；如今到了我的女儿，我希望能尽我和她爸的努力，给她更好的平台与视野。”母亲用最朴素的话，却道出了中华民族一代代文化传承的真谛：正是因为每一代人的努力和奉献，给予后辈更好的基础，人们才一步步攀登更高的山峰。

闺蜜的爱

少年求学辗转，以致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拨又一拨。有把酒言欢、彻夜长聊的知己，但是那种固定于一个城市、知根知底的发小闺蜜却是渐行渐远。然而，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有一个永远不会抢我男朋友的好闺蜜，那就是我的妈妈。

“记得那时年纪小，你爱唱歌我爱笑。朦朦胧胧睡过去，梦里花落知多少。”这首清丽的小诗是形容少年时期的纯粹友谊之美，可每次读到，我脑海中的画面就是小时候印象里那个扎着大马尾辫、笑起来像朵绽放的、年轻的妈妈。那时候妈妈还是老师，会带着我半夜踏着月色到街心花园，静候一朵雪白昙花的绽放；她会收集很多漂亮的彩带和铃铛，制作

会随风唱歌的风铃挂在屋角。随着我渐渐长大，有了懵懂少女的心思，她会和我一起品评身边男生的优缺点，教给我该如何有礼貌地、适宜得体地处理青涩时期的情感。少女时期我的每一段故事，她都知道，都会志，将目光放长远。当我在异国他乡完成学业时，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劝道：“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还不接回身边看着，彼此也有个照应。”她却坚持说：“看她自己，我不想把她拴住。她的外公外婆当年鼓励我们几个女儿读书考学，从山村考到城市；如今到了我的女儿，我希望能尽我和她爸的努力，给她更好的平台与视野。”母亲用最朴素的话，却道出了中华民族一代代文化传承的真谛：正是因为每一代人的努力和奉献，给予后辈更好的基础，人们才一步步攀登更高的山峰。

平凡的生活如同亨德尔的《恰空》，有前奏忧郁舒缓的低沉，有中间部分淋漓欢乐的畅快。然而在这起伏的岁月旋律里，看到那些物质的浮华、名利的变迁，我始终可以保留丰富沉稳的内心幸福，因为我与闺蜜妈妈之间的快乐，是千金无法换来的。这两天泉城下雨，我和妈妈中午赴约堵车在路上，周围的车话唠不耐烦地鸣笛，却也无法让前方的车辆长龙有一点点挪动。我见缝插针地拿起眼镜盒，屏息化妆，并嘱咐开车的妈妈启动时一定要告知我。车内安静，隔绝了外部的焦躁，在我画完上眼线时，妈妈忽然以极其低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我：“你画好了吗？”我本能地抬起头以为是前方车发动了，却发现周遭堵车情况依旧不变，于是莫名其妙看着一脸期待又有些压抑住笑容的妈妈，问：“这不还没走吗？你问我画完没有了吗呀？”她看了看我，沉默了三秒，忽然很认真地说：“你快画完，我想给你讲个笑话。”我瞅着妈妈那精致的小瓜子脸，满目认真期待的眼神，哭笑不得地举着眼线笔，说：

“好，你讲吧，我先不画了。”然后妈妈开始絮絮叨叨讲昨晚微信里看到的睡前故事里一篇比较搞笑的故事。情节是什么我已不记得，因为贯穿她的讲述时，我俩已经在车里笑成一团，笑出的眼泪甚至晕染了刚刚画的上眼线。母女逗乐的花絮瞬间淡化了堵车的无奈与烦躁，一路顺利到达中午拜访的朋友处。友人功名成就，午饭期间听到各种成功路上的逸闻趣事，看到了对方的诸多名贵收藏，可是我心里的快乐始终驻留在那个雨中堵车的片刻，母女二人无缘无故大笑出眼泪的瞬间，那是多少物质荣华无法换来的幸福。

润物无声

窗外下起大雨，春雨贵如油，而此时的春雨却是上天毫无保留地倾盆而落。母亲对子女的大爱，正是如此毫无保留。母亲身材娇小，五官精致，宛如江南的小女子，可她的胸襟见识却是北方男儿都远远不如。遇事沉稳乐观、对人的不卑不亢、事业上的兢兢业业、处理亲戚之间琐事的落落大方……这一切她都没有说教过我，只是以身作则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鼓励儿女展翅飞翔的背后，是无支配占有私欲的奉献之爱；给予闺蜜平等交流的默契，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子女独立的人格。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师长曾说，家是国之基，国是家之倚。家，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在每一个家庭里，正是母亲用她柔软的双手和坚强的韧性，撑起家庭的脊梁，构建社会的和谐真诚，以润物细无声的大爱延续着人类文明的繁衍和传承。

面影响。在每天去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你不妨问问他，今天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跟谁一起玩了，这很有必要，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同学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老师。在老师面前，有时候他的行为是装出来的，在同学面前他不会去装。

我自己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基本属于不太有人管教的那种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我觉得孩子应该管，但是不能管得太具体。比如，你要管他的生活起居，但是不要管到给他穿鞋、穿袜子，也不要去决定他今天应该穿哪双鞋、穿什么颜色的袜子。管得太具体，就扼杀了孩子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等于忽视了他的存在。我有个两岁半的小外孙女，谁也治不了她。因为她说“实话”，一会儿就不喜欢妈妈了，一会儿又不喜欢姥姥了，我要说的是，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真实，所以可爱。如果非得把她修正得乖乖的，就不真实，更不可爱了。

管得太具体，大抵是没希望的。因为未来的希望在于下一代人不是上一代人。教学时，我会要求学生把一个物体的形画准确，但在表现一个物体的时候，最珍贵的却是错觉。因为只有错觉是你自己的东西，是别人没看见的。为什么艺术要夸张？夸张就是把你的这种错觉加强、加大。没有错觉，就没有艺术。如果画出来全都不一样，那是照相术。艺术教育讲究一张一弛，完全没标准也不行，一方面要严格要要求，另一方面，也要

让学生自己去思考，两方面必须同时推进。

在孩子教育方面，我感觉，初二是一个孩子学习阶段的分水岭，初二以前再调皮也没事儿，初二以后再不不好，就帮他纠正了。在我女儿上初二的时候，我跟她谈了一次话。我说有两句话你要记住：第一，顺其自然，我不会去太多地去管你，有什么事儿你自己去办。这样跟她说了很管用，也锻炼了地她独立自主的能力，而坏处就是她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任性也就滋长起来了。

如今，人们对家庭的理解没有统一的格式，但每个家庭的家风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教育后代要做一个诚实、善良、知书达理、对社会有好人。

好人人家·好家风

沈光伟

菖蒲馨香

何旭

每年五月，当漫步乡间的溪畔塘边，就会看到一丛丛生机盎然、青翠碧绿的菖蒲。轻风拂过，便有暗香浮动，淡雅轻幽的香气沁人心脾。

菖蒲因先百草于寒冬刚尽时觉醒，因而得名。据传，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菖蒲曾扮演过竹筒时代和纸质时代的一个中间替代物。当时，帛书和草纸尚未出现，人们便在菖蒲上刻字，将其作为传递密函的文书。在民间，菖蒲的用途也很广泛。据《礼记》中记载，我国周代时就有用菖蒲编织草席的习俗，人们还用它编斗笠、草鞋、草扇、草帘等，甚至有用菖蒲编织的蒲帆。

菖蒲还与端午有着深厚的渊源，端午时近夏至，暑气、疫病渐多，古人缺乏科学观念，以为这是瘟神、疫鬼出没所致。而菖蒲叶似利剑，可斩妖杀魔，故高悬门楣，起到震慑鬼魂、消除邪

气的作用，如清代的顾铁卿在《清嘉录》中就记载了：“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悬蒲剑，是端午节的重要民俗，人们十分重视，周作人在《端午》中就写道：“蒲剑艾旗斩平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

儿时，每年端午的前几日，母亲便会割一大把菖蒲回来，放置在家中。小小陋室，便充满了香气，那是节日的气味。我小小的心里，也充满了欢喜。还隔着日子，睡梦中，已经闻到了粽子和咸蛋的香味。到了端午那天，家家户户的大蒲叶似利剑，可斩妖杀魔，故高悬门楣，起到震慑鬼魂、消除邪

气的作用，如清代的顾铁卿在《清嘉录》中就记载了：“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悬蒲剑，是端午节的重要民俗，人们十分重视，周作人在《端午》中就写道：“蒲剑艾旗斩平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

这种感受，湿润了整个童年。记忆深深深几许。如今，城市里少有菖蒲的影子，但每到五月，菖蒲便会在我心间盛开，摇摇摆摆，似彩蝶飞舞，飘逸如仙。于是，菖蒲这两个有些许生疏的字，在阳光下相依相偎，有着分外缠绵的味道。如此诗意的名字，菖蒲该是从诗经中生长出来的草吧？和蒹葭，荇菜这些词一样，带着诗的特质，和着亲情的味道，青翠了千年。

五月，青青蒲草，意蕴悠悠。每当念及菖蒲，就会有一缕母爱的馨香萦绕心头。



布鞋情

王永清

小时候，我所穿的鞋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布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用一双巧手，把贫困的日子过得多了几分色彩。

母亲将家里破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洗净晾干，用剪刀将有用的部分剪成碎布料。农村人把这些碎布料称为“铺衬”。

铺衬积攒多了，选一个晴好的日子，用面粉打一盆糰子，把面板或门板支到院子里，铺一层铺衬刷一层糰子，如此反复，铺到三四层即可，这个过程叫打格槽。用格槽做的鞋底穿着没有湿气，不会打滑，十分舒服。

做鞋得有鞋样，母亲有一本卷了毛边的旧书，里面夹着全家人的鞋样。母亲把鞋样压在格槽上，剪出鞋底和鞋帮，再将剪好的鞋底叠到约一寸厚，用崭新的白棉布上下盖面，沿上边儿，就线纳鞋底了。

母亲白天要到生产队里挣工分，纳鞋底只能放在晚上。如豆的灯光下，母亲先

用顶针把针顶过鞋底，再用针夹儿夹着拉出来，然后抽线，抽到底了，用力再勒一下，这样不至于线绳松垮，因为鞋底比较厚，针针如此。母亲纳的鞋底，针脚均匀，像一颗颗白芝麻，在鞋底中间还纳有菱形图案或吉祥字形，很是好看。

母亲总是把鞋底纳得很密，因为鞋底针脚密实，鞋子才经穿耐磨，不易开裂、炸缝。鞋底纳稀了，鞋帮没穿坏，鞋底就会先磨出洞。当时我并不体谅母亲的辛苦，总爱四处疯玩，所以穿鞋也费。母亲把鞋底纳得很紧，也把绵绵的爱纳进了鞋里。

接着是把鞋帮与鞋底儿组合到一起，叫“上鞋”。上鞋并不花费太多工夫，但一双鞋子是否合脚、美观大方，取决于上鞋的水平。母亲上的鞋总是严丝合缝，圆润

饱满，柔软舒适。鞋帮两边还剪一个倒“U”形，每个镶上一块“松紧布”，这样稍稍微肥了瘦了都能穿。

母亲辛劳了一辈子，具体为我们兄妹纳了多少双布鞋，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如今，我还珍藏着一双布鞋，那是母亲生病躺在病床上为我做的。母亲身体虚弱，做得累了，就歇一会儿，醒来再做，其中艰辛，可想而知，那完全是一种爱在支撑着母亲做下去。

母亲做完这双鞋后不久就离世了，我舍不得穿它，摸一摸布鞋，似乎那上面还留有母亲的体温。脑海里浮现出母亲消瘦的身影、母亲纳鞋底扎着手指、用嘴吮吸鲜血的动作、还有母亲喊我试穿布鞋的喜悦、满足……泪水悄然滑落，那是母亲海一般的爱哎，疼着儿的心……

母亲的账单

苗连贵

早年读过一则外国儿童故事：母亲打扫儿子的房间，发现桌上有一张账单，写道：用吸尘器帮妈妈扫地，应付5美分；用洗碗机帮妈妈洗碗，应付3美分；帮妈妈浇花，应付2美分；帮妈妈手拔钥匙，应付5美分；合计15美分，这是儿子亨利为付出的劳动索要报酬。母亲一笑，把账单放回原处。

第二天早晨，亨利发现自己书桌上也有母亲的一张账单：给亨利整理卧室，应付0美分；给亨利洗衣服、被褥，应付0美分；给亨利做早餐，应付0美分；送亨利上学，应付0美分；在医院看护亨利，应付0美分……合计0美分。

母亲的账单写得又细又长，10倍于亨利。亨利看了，羞愧不已，悄悄收回了自己的账单。这或许是杜撰的故事，却耐人寻味。

有一则旧闻，说的是真实的故事：女儿凯丽突然病了，医院血检的结果，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母亲琳达焦急万分，她带着女儿在美国和欧洲检索了800万份资料，但没有适合的配型。她们先后两次来到中国，才找到了一份基本与凯丽相合的干细胞标本。然而移植手术后不久，小凯丽出现强烈的排

异反应，配型失败！此后她们费尽周折，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份与凯丽完全相合的配型。女儿有救了！母亲喜极而泣。为了给女儿治病，琳达前后奔波3年，花费了数十万美元，而这距凯丽完全康复还仅仅是个开始。琳达说只要能挽救凯丽的性命，她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顾。需要说明的是，凯丽并非琳达亲生，而是在她一岁，琳达来中国抱养的孩子。天下母亲一般亲，不因种族、国别、是否“已出”而不同，一位真正的母亲为子女付出从来不计代价。

国外有人计算出，在正常情况下，把一个孩子养大成人，母亲付出的劳动加上养育成本，折合美元达数十万美元之巨（不包括孩子罹患重病或意外伤残）。但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不会向子女索取报酬，母亲的

付出是心甘情愿的，而且她认为在付出的同时她也在得到回报：从孩子出生到牙牙学语，从蹒跚学步到能走会跑，乃至长大成人，子女的每一个变化和进步都给母亲以莫大的精神慰藉和愉悦，那甘醇如饴的亲子之乐也只有母亲（自然也包括父亲）得以共享，这些是任何物质抵偿都难以替代的。

在经济社会，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折算，但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感情账是无法算的，也不应该算，它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因为感情的砝码太重，金钱在这里已显得无能为力。无论母亲为子女做了什么，哪怕摘取身上的器官，她也不需要除亲情之外的其他任何物质报答。因此母亲对子女的账单永远都是零，而子女对母亲无论“孝敬”了多少，他（或她）的账单永远都应是负数。